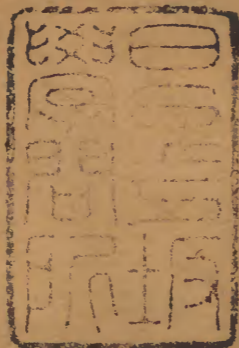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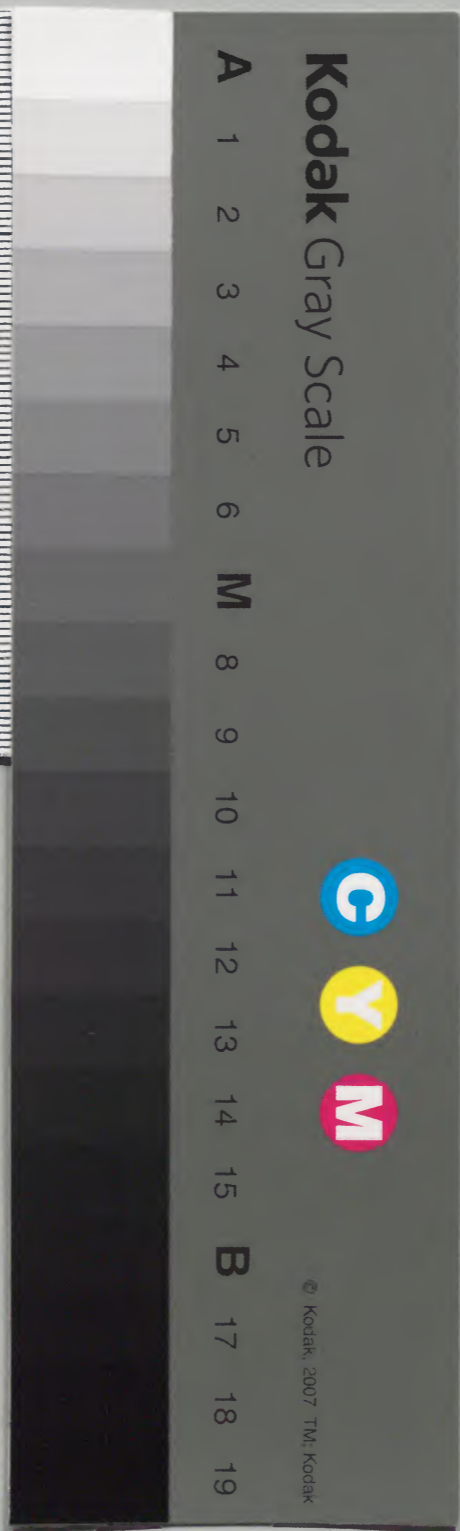
論語精義四下五



			五	漢
			二	書
			六	門
			一	
二	一	五	六	
〇	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	五			漢
函	二			書
二	六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12)	
函號	298	274



卷之八

卷之八 第四十

下河...伯其河...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之...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也...已矣...以天下...民無...得...而...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下

泰伯第八

淺草文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

伊川解曰泰伯之讓非爲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又語錄曰泰伯三以天下讓立季歷則文王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爲三公矣

范曰生民以來有欲必有爭故爲國者貴乎禮讓之道
達而天下和是以堯舜克讓聖人尊之泰伯三讓天下
而民莫能知之非夫子後世無述焉故稱其至德與文
王同而讓道之美無以加矣

謝曰王元澤曰三以天下讓好名者能之唯民無得而
稱焉是以爲至德周未有天下而曰三以天下讓以彼
其德當文王與紂之事亦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楊曰泰伯亡如荆蠻以讓季歷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
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言之
也讓之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焉有讓之之實而
無其名茲其爲至德也與

侯曰夫子之言至德者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所謂至德民實無得而
稱故也唯聖人能知泰伯之心君之元子貴也逃焉是
不肖也文身斷髮夷之爲也而身親之三者皆有害於
名教也泰伯犯之皆得罪於君子者也何德之可稱哉
又其讓也非濟濟之相讓也無一言及於讓又無得而
稱者也其心則欲以天下之故而讓焉謂之至德非聖
人孰知之

尹曰民無得而名之夫子謂至德臣師程某曰泰伯三
遜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伊川解曰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
憇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又
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於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
厚 又語錄曰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
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
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理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
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勞而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令
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
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橫渠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憇勇不亂直不
絞民化而歸厚矣

范曰禮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於理則不過矣恭而無
禮則已卑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憇勇而無禮則犯
上故亂直而無禮則訐故絞四者皆德也苟無禮以節
之則爲害治身者豈不以禮爲急也 又曰立愛必自
親始人君善於父母則民興於厚宗族誤則民興於仁是
以堯親睦九族舜慎徽五典皋陶曰惇叙九族治道未
有不先於此者矣君子不遺故舊豈獨私其人哉所以
使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棄一人而天下
莫不怨治天下在知其要而已

呂曰禮所以節文也恭無節文則罷於接物慎無節文
則畏而失我勇無節文則暴而上人直無節文則切而
賊恩

謝曰性有所偏才有所長未免有我則不止於當不止

於當則爲無禮不就理故也故有勞憇亂絞之蔽 又
曰在已養德亦如是篤於親則仁心自興故舊不遺則
德自厚

楊曰恭而安則不勞慎而有節則不憇勇於義則不亂
直而溫則不絞此成德也非有禮以裁之不足以與此
故無禮則反是 又曰篤於親爲人之本也本立故民
興仁故舊不遺推親之道也推親親之道以及人則民
歸厚矣故不偷

尹曰禮者節文之而已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
禮則多懼故憇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
訐故絞 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化而仁愛不遺故舊
則民化而篤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溪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伊川解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死爲終
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

范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也故曾子將死以
手足無毀知免於不孝之罪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
行以危辱其親乎

呂曰啓手足者非特全其軀而已以明德體亦無所傷
推易簣之事可見其然

謝曰君子無時而不戒慎恐懼

楊曰祭義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啓手足示不虧其體也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示能戒慎恐懼不辱其身也夫如是然後可謂能全而歸之而人子之責免矣茲其為孝也歟觀曾子之啓手足與夫易簣之際非死生無變於已不足與語此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若曾子者其庶幾乎

尹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其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及其易簣則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非有得於道者能如是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明道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伊川解曰不問而自言故曰言曰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其言出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慎之於身言動之間皆有法則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顏色正則自

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拂義理倍背通用孟子曰師死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

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自底事說得甚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但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呂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

謝曰人之將死無物我心故其言善人之應事不過容

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

子自收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以實之

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孟子之養浩然之氣

蓋出於遠暴慢鄙倍之學或問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先生嘗謂要緊在上三字如下句是謂人說謂已說曰

是謂已也方動容貌暴慢自然遠又問下三句換得轉

否正色曰自然動容貌暴慢著不得自然遠正顏色自

然近信信有諸已之謂也正顏色近之出辭氣遜以出

之修辭也修辭立其誠也修辭不是咬文嚼字咬文嚼

字却是巧言吳本有問是非禮勿言動否曰是下注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者皆以道也此二

字十四又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

為不仁令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

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

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聖門

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

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

意發言豈出辭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

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

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楊曰生而善天下之性也其為不善因物有遷耳窮則

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反本故也夫動容貌斯遠暴

慢若曾子之修容而闌人避之是也戲慢不莊則不足與立故正顏色而後近信然正顏色未必有諸已故近信而已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孟敬子魯之大夫宜以道事其君有司之事非所宜與也故告之然其言此必有以救其失也
尹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已為政之本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伊川解曰顏子能無我矣 又語錄曰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於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彊弱而事之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又曰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又曰彼之事是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或問顏子勇否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豈不是勇又曾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先儒以為顏子是豈不為大勇乎橫渠曰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范曰君子雖能而自以為不能雖多而自以為寡有若無故不伐實若虛故能受此顏子之好學也唯聖人能進而不已故曰日新以虛受人故曰日益顏子潛心於聖人其道如此凡人犯而必校者不能樂天也人待我

論語精義卷四下
七
以橫逆則君子反求諸已自修而已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犯而不校者樂天順理也

謝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犯而不校不必以得爲在已以失爲在人惟忘物我者能之

楊曰無伐善故能若此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也夫誰與之校又曰孟子三白反不如顏子之不校

尹曰先儒以是爲顏淵觀其事非幾於毋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伊川解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呂曰託六尺之孤謂大臣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爲諸

侯

謝曰託六尺之孤不止不食其言使歿者復生生者不
愧寄百里之命使其無流離餓莩之患必其才有大過
人者乃可

楊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惟仁人爲足以盡君子之道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此忠義之
士可及也雖未足盡君子之道亦可謂君子矣故曰君
子人與君子人也

忠一作志

尹曰三者其節操如此故足以爲君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
重乎歿而後已不亦遠乎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

言弘之道也 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
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伊川解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又語錄
曰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

謝曰顏子之德近弘孟子之德近毅任重道遠自任以
天下之重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非弘
則不能擴大之無以勝其重非毅則不能力行之無以
致其遠故士不可不弘毅也以是夫

尹曰所養剛大則能任重而致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伊川解曰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
學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
而和樂德之成也 又語錄曰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
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又曰詩興
起人志意 又曰興於詩立於禮自然有著力處成於
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
是興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騷
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牝三千也又如駟之詩坰牧
是賤事其中却言息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
一句坰牧而必要息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坰牧也
又曰學者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
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

以成德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
之事也 又曰天下有多少美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
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
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闕巷草野
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
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
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情性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
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
易今之成材也難 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
教之歌舞如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
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
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
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力 又曰古之學者必先
學詩書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
興人無禮無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
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和樂則
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
去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
義理以養其心禮以養其血氣故才高者聖賢下者亦
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范曰詩所以序人倫故學者必興於詩禮所以定民志

故無禮不立樂所以和人心故非樂不成有序而後可
興有定而後可立有和而後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國
家亦以此此其先後之次也

呂曰興則起好立則不反成則有生諷誦善言所以起
好莊敬日強所以不反沛然自得手足舞蹈所以有生
謝曰詩吟咏情性能感動人之善心使有所興發禮則
動必合義使人知正位可立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
仁熟自和順於道德

游曰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
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
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
之經正矣昔王哀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

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如以攷其言之文爲興於詩
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無
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
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於言矣仲尼之教伯魚固將
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所以言
而出言有章矣豈徒攷其文而已哉詩之爲言發乎情
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輕其辭婉其氣平所謂人言
也淡疑要歸必止乎禮義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倫焉
和樂而不淫怨誹而不解所謂發言爲詩故可以化天
下而師後世學者苟得其用心何患其不能言哉 又
曰明乎齊之音者有勇明乎商之音者有義亦感發之
意 又曰詩之文蓋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爲曾謂

始學者而能之乎

楊曰風以動之故興有禮則安故立夫樂也者言而樂之是已非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之謂也樂則安安則久而至於神天則不可有加矣故成成者終始之辭也

尹曰三者學之序也詩發乎情性言近而易知可以興起其志者也禮著乎法度防民之僞而教之中可以立其身者也樂樂之也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可以成其德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明道曰民難與慮始故不可使知之先王所以爲治者非有隱蔽但民不足與知非可以家至而日見也

伊川解曰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又語

錄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民知之否曰非也謂不可使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比屋可封也不可故也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夫欲使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人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嘗與謝景溫說此兩句他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近人情處亦有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

范曰君道天地也民譬則物也天無爲而萬物不知所以生君無爲而民亦不知所以治至於羣黎百姓徧爲

爾德而止矣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也呂曰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

謝曰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游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無方也反而觀之則無已泛而觀之則無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為仁薄者見之而為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

楊曰道者民所日用故可使由之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之世儒以謂民可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為智術籠天下之愚而役之失其旨矣夫商盤周誥至敷心腹腎腸以告之其委曲訓諭無所不盡則欲其知之也至矣豈特使由之而已哉為是說者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也孟子之言非止為說詩者而已尹曰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明道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伊川解曰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為

亂也

橫渠曰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范曰君子義以爲上勇不可好也貧者天之所命不可疾也好勇而不安命未有不爲非者也天下之惡唯自暴自棄者不可與善也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教之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唯疾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激天下之亂皆是也

呂曰亂謂志意失其序也好勇本以禦寇疾貧則必自爲寇疾不仁本以爲仁已甚則流於不仁皆失序也

謝曰好勇則宜小有才至於疾貧則必用其才不仁爲可矜至於疾之已甚則絕其勸勉愧恥之心矣故必至於亂

楊曰好勇疾貧其弊必至於攘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皆亂之道也

尹曰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者皆致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

伊川解曰居富貴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爲才美謂威儀技藝又語錄曰有周公之美使驕且吝餘不足觀已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若言雖有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二字此言雖才如周公有驕吝亦不可也

或問橫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如何曰若以大
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人只
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
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何謂吝曰
吝嗇也且觀嗇者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凡百皆有
歉歉之色也

范曰古之聖人才美者莫如周公周公亦自謂多才多
藝不欺已也驕則不取於人吝則不以與人故有司謹
出納謂之吝吝者自小之道不必財也易曰同人于宗
吝易之言吝皆以其未廣也吝於財則不足吝於德則
有悔驕則自廣以狹人吝則自私而不以及人驕與吝
損德之大者也故其餘皆不足觀以周公之才猶如此
况其下者乎

呂曰驕則不欲人共善吝則不欲人共利其志已入於
不仁雖才如周公適以長其不善而已

謝曰不能忘我故驕不能忘物故吝有才而驕且吝者
功業蓋世容有之然必無公天下之心卒歸於小人
楊曰驕則高而危吝則滿而溢雖有周公才美不足觀
也已若夫有周公之德業則驕吝自亡蓋才美之不足
恃如此

尹曰其爲人也驕吝雖有才美如周公亦不足觀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毅不易得也

明道曰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范曰毅者善之實也農播殖而得穀然後爲有得焉故

福謂之戩穀祿位謂之方穀皆以其實言之三年學必有成功不至於善未之有也人未有學三年者也而曰我無得於善此豈力不足哉亦盡而已矣故夫子以是觀之不唯求道而已治國亦然未有求治三年而無得於治者也

謝曰介甫曰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強不息

楊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侯曰學所以率性而修道也三年而不知善則誠意不立民斯爲下矣故曰不易得也

尹曰三年學而不至於善豈力不足哉不能自強故也不易得者言難得乎善也知其難而自強不息則其至於善也必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伊川解曰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爲可恥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又語錄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橫渠曰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人而已

范曰篤信古人則爲好學修身以俟死期於得正而斃所以善道此士之素業也危邦將亡故不入亂邦無紀綱故不居此士之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士之出處也邦有道則爵祿加於君子故士恥貧賤邦無道則爵祿加於小人故士恥富貴使士恥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謝曰舉世毀譽不爲勸沮篤信好學者也身可死志不可移守死善道者也愛其身危邦不入潔其身亂邦不居非王者興則不仕如斯人者其當以大人處之乎學者立志當如此邦有道君子彙征之時故不仕則恥邦無道小人得志之時故仕則恥

楊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義不入可也所謂量而後入者蓋如是亂邦未至於危則去之可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富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

尹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則去之矣或見或隱皆適其時而已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若夫聖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其出處去就有不待兆見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伊川解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閭而告者則有矣

范曰自天子至於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以爲卿大夫之事

卿大夫不可以侵士之官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不各敬其事如此則天下之理得矣

謝曰止其所也

楊曰君子息不出其位

尹曰曾子以謂君子息不出其位知孔子之意者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之始關雎之樂其聲洋洋盈耳哉美之也

伊川解曰師摯之始定公時夫子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又語錄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橫渠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已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朞月而可豈虛語哉

范曰周道衰樂廢太師摯始治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治國以禮樂爲急若由此以正之舉而措之無難矣而不能終也是以記之

謝曰介甫云亂理也言中間樂廢而關雎之什有錯謬者師摯始理之故作之而美也

楊曰中正之音不作久矣其亂自師摯始故稱之

尹曰師摯魯太師也其初樂失其正徒能洋洋盈耳而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伊川解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慥慥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偽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范曰狂者進取則宜直侗者無知則宜愿慥慥者誠慤則宜信此學之質也反是則爲無常必有所陷溺其心故曰吾不知之矣

謝曰狂者既進取復不循理侗者既未有知復不謹愿慥慥既無實復不信道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楊曰狂則肆故宜直侗則無異適故宜愿慥慥則無險諛故宜信反是則失常矣非所知也

尹曰進取者宜直而不直無知者宜愿而不愿誠慤者宜信而不信反其常也故曰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伊川解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息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爾者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才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造道顛沛不違於仁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以學爲急也楊雄曰學之爲王者事

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古之聖人莫不以學爲急也天子不學無以治天下諸侯不學無以治國大夫不學無以治家士不學無以治身凡學者學修身治人之事也

謝曰如追寇讐如此其急猶恐不及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楊曰學者日孜孜焉常若不失猶恐失之自謂至焉其失遠矣顏淵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正謂此也

尹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失之雖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猶皇皇汲汲况其下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明道曰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它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

伊川解曰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乎其德之高也

范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無心於天下而天與之人歸之也夫有求天下之心則不足以有天下此舜禹所以巍巍不可及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唯舜爲然禹亦如是而已

呂曰舜禹以天下爲心而無心於得喪

謝曰由匹夫而有天下非舜禹本心不與猶曰乃天下之天下非我之天下

楊曰聖人藏天下於天下我何與焉非會物於一已者

其誰能之茲其爲舜禹也與

尹曰聖人無爲而治者也順乎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此聖人所以巍巍乎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明道曰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卽是聖也

伊川解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范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爲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考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也不窮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爲堯典而言也

謝曰盡天之道則大民無能名則神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故有成功有文章

楊曰天之爲天莫之爲而爲之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堯之爲君也夫何爲哉則天而已故其惇五典也以天叙庸五禮也以天秩章有德也以天命用五刑也以天討皆天也莫之爲而爲之者而有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亦若是而已矣

尹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

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伊川解曰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

於殷可謂至德也 又語錄曰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

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至德處也

范曰舜之治天下其道至簡也任人而已五人者禹稷契皋陶益諸臣之類夔龍伯夷之屬猶不與焉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得人而相之則恭已正

南面而已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用舍五人既舉於朝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此天下所以治也 又曰

天下未嘗無才才之大者爲難十人者同心同德以濟天下此爲難也武王之時人才之多比之前世唯唐虞爲盛夏商有不及也周公作君奭自成湯至於武丁其

臣一二人至於文王則有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其後武王以四人成功而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康叔猶不在焉亦足以見其臣之多矣不如是不能有天下

又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不取而事之所以爲至德也古之聖人論德而不

論語精義卷之四
計功周之盛獨稱文王者武王之伐商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已不足以與文王並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呂曰至德者樂天而已故泰伯之讓民無得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皆爲至德

謝曰稱舜與武王之事而歎天下之才難才非世之所謂才也 又曰不靳得民而民自歸之其勢可取而不取爲商之民與爲吾民何以異臣人與爲人臣亦何以異故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晉魏之事觀之則文王之德之至也可見矣

楊曰古之所謂才者非明允篤誠齊聖廣淵不在此列以虞周之盛而才者止此可不爲難乎然舜之時所與

亮天工者二十有二人而獨稱五臣者蓋舜之初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爲之宣力四方者五臣而已孟子之所稱者是也書之所命乃在天下既平之後故其命益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言若則非治之也與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異矣其二十有二人有不與五臣之列亦其時焉耳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而書又曰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者蓋四人自號叔而下能往來茲迪彝教所未能往來者蓋作而行事者也故言此四人而已若夫十亂自周召太公畢公榮公皆論道之官與奔走往來者異矣故不及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紂有一焉則猶非獨夫也雖德力皆足以勝之而猶服事焉得時中之義也茲其

爲至德也與

尹曰舜與武王有天下之其得人止如此孔子歎其才難謂才難得也 又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而猶不失臣節以服事商此文王所以爲至德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明道曰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范曰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祭祀黼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榮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力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與

呂曰無間隙可言其失

謝曰間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之間猶言我無得而議之也禹有天下非樂享太平之奉已也致孝乎鬼神而菲飲食致美乎黼冕而惡衣服盡力乎溝洫而卑宮室則禹之於天下何與焉

楊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故能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何間然之有

尹曰禹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勤儉未嘗爲已也兩稱吾無間然深言其無得而間者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下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五上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伊川解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又語錄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 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 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橫渠先生曰愛人以德論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
性者方能致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
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范曰利者義之和也其大者如天地之於萬物也無所
不利故言之也難若小人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也命
者窮理盡性然後能至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三者皆
君子所力行而不可以易言學者未足以及此則不以
告也

謝曰必如言利用行師利禦寇始可謂之言利如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始可謂之言命如言近仁仁之方始可
謂之言仁知此則夫子於三者固罕言矣

楊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
後可與言仁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也然對問
仁者多矣亦曰罕言者蓋子之所言求仁之方而已仁
則未嘗言也 問孔子罕言仁何也曰孔子告諸弟子
只是言仁之方蓋接之使從此來以至於仁若仁之本
體則未嘗言又問罕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
入之利皆是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
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
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又曰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
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如曰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所謂合也

尹曰君子以義爲利計利則害義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道然後至於仁皆難言者也故罕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伊川解曰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執之最下者

范曰無所不學曰博學無得而名無所成名聖人之道無不通故人無得而見焉達巷黨人其名不傳而知聖人如此此見而知者也孔子不敢居聖故自名爲執御人稱其大而巳處其小事之宜也

呂曰無所成名聖也不欲自居故願名一藝

謝曰無不能故不以名稱介甫云謙而不敢執

楊曰達巷黨人知孔子博學而巳不知有所謂一以貫之者故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末也自謂執御成名亦予非多學之意尹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疑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也御藝之下者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伊川解曰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乎上泰也

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范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之或違之唯其是而已矣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

謝曰介甫云衆儉則從衆衆泰則從禮知禮之本故也楊曰禮從宜而已純儉而宜則不以違禮而異衆拜上而泰則不以同衆而廢禮

尹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伊川解曰任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又語錄曰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又曰無自任私意無必爲無固執無有已又曰敬則無已可克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又曰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又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又曰不以已待物而以物待物是則無我又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又曰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可守已也又曰無私意無必爲無固滯無彼我乃曾

子所言也 又曰毋非禁止之詞聖人絕此四者何用
禁止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意
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
意發而當則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
任理而不任意否曰然

橫渠曰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
也 又曰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
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
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
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于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又曰意有私
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與天地
不相似 又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 又曰
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
矣 又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無方體
然後能無我

范曰是四者皆生於心固近於必我近於意有意則有
我有必則有固然而意與必主於外固我主於內此所
以爲四也意者已之私也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
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是三者皆
出於意故意爲之先此知聖人之精微者也

呂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 又曰
孔子絕四者皆私意也一物存乎其中則與天地不相
似亦與孟子異矣

謝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即意也必如必信必果固則所過不化我則不能大同於物張先生曰四者有一焉與天地為不相似

楊曰毋意者毋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惟義所在無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為一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尹曰聖人之絕四者非止之之辭蓋無之也張載曰四者或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乎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自做着天裏

聖賢之言氣象自別

謝氏所記云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

之典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又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又曰文不在茲乎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已任也 又曰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范曰易困以致命遂志君子遇難則有所不憚道不可詘命可辟故也聖人樂天知命故不憂如使惡人能害已此則天也非人也若天命不害人豈能違之乎

呂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孔子自謂能傳文王之文章文

章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巳斯文在巳斯文得喪在天匡人何與乎 又曰道有興有廢文有得有喪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巳及秦滅學焚書禮壞樂崩數千百年莫之能復殆天之喪斯文也然道未嘗喪苟有作者斯文其復興乎

謝曰孔子師文王故曰文不在茲道之顯者謂之文喪於匡其死不死夫子不敢必然命有在我者夫子猶自必也喪斯文天也未喪斯文亦天也聖人天之所不能違也其言天之將喪斯文猶曰我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猶曰我之未喪斯文也故曰其如予何

楊曰斯文之興喪天也文實在茲人如之何哉

尹曰文王既沒而文王所以爲文者其道固未嘗亡也孔子以爲巳任故曰不在茲乎然則文之喪與未喪皆末也則匡人其如予何君子之當患難斷以理而已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橫渠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范曰夫子不自以爲聖而自以爲多能謙也聖人于天下之事無所不通故周公亦自謂多才多藝然而多能非所以率人也故夫子自謂由於少賤又以不試君子志其大者遠者而遺其小者近者故不必多學者所患

不得其本而求之末也若人君之職則當任人而治恭已正南面豈在乎多哉

謝曰多能不害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必多能孔子以下故多能其意恐學者認多能爲君子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楊曰多能非聖人之事故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多能乃其餘事耳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所當務者大人之事而已鄙事宜非所能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繼以牢曰吾不試故藝蓋申說也

侯曰夫子故嘗言遊於藝矣孔子之多能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藝聖人之餘事故夫子聞之

恐太宰以謂君子必多能故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不試故藝亦聖人之教人使知其所以多能以不試故藝云爾

尹曰君子固有多能者矣而其所爲君子者在乎明道不在乎多能也故太宰疑之曰子果聖人歟其多能何也故曰太宰知我乎吾之多能鄙事蓋以少也賤故也而所以爲君子者實不在乎多能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伊川曰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

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
可見矣 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
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
乃有知如何曰才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
與木石同也 又曰叩就也兩端猶曰兩頭謂終始告
鄙夫也孔子常俯就人不就則人不親孟子嘗高其說
不高則道不尊 又曰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所知極其高遠者
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言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
盡也

橫渠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
仲尼叩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又曰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叩兩端而告之
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又曰洪鐘
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又曰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
貴乎聖人之辭者以其知變化也

范曰聖人於賢愚未嘗不竭其誠故曰二三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不唯門人如此鄙夫之問亦必俯而
就之惟恐人苦其高遠而不親也聖人與賢人言推而
下之匹夫匹婦可與知焉與不肖者言推而上之雖聖
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
子曰知人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此衆人所能知所可行
也然而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知人而已矣孔

子之言其下則樊遲可行其高則舜湯亦不過此過此以往無餘知矣故曰叩其兩端而竭焉

呂曰空空無知有感必應雖鄙夫有問無不盡焉

謝曰不竭上下兩端非聖人之言故雖語下形而上者亦無不盡

楊曰善待問者如撞鐘鐘非有聲也叩之則鳴聖人之無知因問而有知亦若是而已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亦吾無隱乎爾之意然空空如也故告之若夫有挾而問則在所不告矣

尹曰聖人之言上下皆盡卽其近則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知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豈聖人之言哉雖鄙夫之問亦竭兩端以告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伊川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而修德則無損因祥而自恃則有害也

橫渠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如其已矣

范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夫子閔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太平之時故曰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

謝曰鳳鳥至河圖出是亦適然雖明王之時未必有也其意止言明王不興而已

楊曰斯文不興則孔子其已矣

尹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孔子傷天下無道其不見伏羲堯舜之治也故曰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范曰哀有喪者所以教民恤窮也敬有爵者所以教民嚴上也矜不成人者所以教民慎獨也凡天下之窮民衆人所輕聖人所重是故帝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子見之必爲之變與帝堯文王易地則皆然也

謝曰元澤曰孔子於此有愛敬之道焉冕衣裳貴者之服

楊曰於斯三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所以廣愛敬也瞽者人所易以其不見也聖人不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蓋其愛敬出於誠心而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凡此皆自盡而已非爲人故也

侯曰聖人之道明理是也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敬之理也順理而已

尹曰哀有喪尊有爵不欺其不見皆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淡知道之無窮也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去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
後但不在中間耳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伊川曰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也如有所立卓
爾聖人之中也 又曰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
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
子見之但未至耳 又曰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至
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淡知孔子者也
或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
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又約之以
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
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
只是使之知要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雖未能知道庶
幾可以不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
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 又曰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盡形容者也 又曰得
此義理有何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
真譬如閑疑視世之仁義者其意照子子如匹夫匹婦之
爲諒也曰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
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
在後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乎
橫渠曰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
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象此顏子之

論語精義卷五十一
十一
歎乎 又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
蓋顏子之歎也 又曰極其大然後中可求止其中而
後大可有 又曰顏氏求龍德正中未見其止故擇中
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在後也

范曰仰之彌高不可度也鑽之彌堅不可至也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不可測也是四者言夫子之道循循然善
誘人者顏子以己之學所至而言也見其善誘故進而
不已學而能至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顏子所學也
文欲其多故博之禮欲其簡故約之欲罷不能者見其
可企而及之故也既竭吾才者終不能至也如有所立
卓爾此顏子所不及也楊雄所謂未達一間者也宰我
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夫子非不尊聖人也然而以己之所學而知夫子之高
深則未有如顏子此所以幾于聖人者歟

呂曰高堅前後恍惚不可爲象不可趨向然夫子循循
善誘博文約禮使有入德之途竭才而進自以爲至矣
則又卓焉者如不可企而及之此皆循循善誘者也
謝曰學然後知不足仰高鑽堅瞻在前忽在後此理惟
顏子知之知不足而能自反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則回之學豈徇外者乎將以求於所性之中而已 又
曰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
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蹉
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極親切
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橫渠教人以

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楊曰孔子聖而不可知非鑽仰所及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而已謂之如則非見之盡也蓋自可欲之善充而至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刀行可至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是非窮神知化其孰能見之故惟顏淵爲足以及此餘人不與也

侯曰博我以文是致知格物約我以禮是克己復禮顏子如此孔子許之亦然亦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約我以禮此是顏子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事孔子則不勉而中不須言約

尹曰仰之彌高不可及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得乎中而已然非顏子則不能知之以其雖有得而未得其止也故欲罷不能見其卓爾欲從而末由也已其未達一間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范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不可爲有臣此由其心術之失也夫心一不正則將無所不至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慎夫子深懲子路所以儆學者正其心也

謝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使其實有臣夫子猶不加焉况無臣而為有臣乎

楊曰孔子之無臣人之所知不可欺也無臣而為有臣是欺天而已天其可欺乎蓋非知至而意誠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侯曰無臣而為有臣欺孰甚焉孔子所以言子路之詐也

尹曰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故使門人行家臣之禮焉孔子惡其不誠故深責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范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孔子孟子周流天下豈不欲行哉然而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為故終身旅人而無所遇此則天也若伊尹之耕於野太公伯夷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亦終焉而已未有枉道以從人銜玉以求售也孔子孟子亦如是矣

謝曰聖人非懷其寶而逃其邦者然其道大而不容也賜也以為苟終於此而已豈不猶韞玉乎意其必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冀其道之行也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

揚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之有美玉於斯韞匱而不沽也待賈而已矣若夫求善賈而沽則取賤之道聖人不爲也

侯曰如子貢此問非知聖人者必是子貢少年時若後來對叔孫武叔之語豈不知聖人是待賈者也

尹曰子貢以美玉喻夫子故夫子謂我非不欲沽也待其可也自衛而求售則不可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橫渠曰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何陋之有范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所居則化道無內外不擇地而處則雖九夷可居也夫子終不居之而以告人者所以明道也

謝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楊曰君子居之則用夏變夷何陋之有

尹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是言也亦乘桴浮海之意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范曰君子學至樂而成廢鄭聲則樂正而不淫故雅頌各得其所學至於此而能事畢矣聖人有其位則制禮作樂無其位則正雅頌而已矣

謝曰詩自未刪之前不止乎禮義者蓋多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可見矣

游曰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禮與風何也曰有其德無

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則禮樂非孔子之事所謂雅頌各
得其所者因其舊而正之非有所作也故不及禮關雎
之亂師摯固嘗治之矣故不及風

楊曰周之衰禮樂雖壞亡而魯猶足徵也故自衛反魯
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侯曰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齊桓問高子曰魯
可取乎曰未可取也猶秉周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
魯矣特殘缺不完耳孔子周流天下知道之卒不行也
於是反魯修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尹曰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衛歸魯孔子刪詩正樂反
魯之年而後治成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何有於我哉

明道曰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
之得宜 又曰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
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伊川解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
人弟子旣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旣若不可以及則趨
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爲其莫能度也
至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于酒尤其
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息企及而
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范曰出則事公卿者盡其忠也入則事父兄盡其孝也
喪事不敢不勉者盡其敬也不爲酒困兼疑而不亂也
此四者夫子之常行故以告人而自謂有之也

呂曰庸行之謹是廼所以爲難能

謝曰事公卿父兄勉喪事能盡事易盡道難如夫子事
魯衛之君始可謂事公卿如曾閔者始可謂事父兄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始可當大事齊聖溫克始可謂不爲
酒困

楊曰爵齒德三者天下之達尊雖聖人不敢有其一而
慢其一故出必事其長上况公卿乎喪事不必在已凡
民有喪皆是也凶事人所忌而遠故在所勉以禮飲酒
者始乎治卒乎亂故多爲所困聖人豈有異于人乎哉

孔子之爲孔子亦如是而已矣

尹曰臣聞師頤曰聖人以身處之所以俯就而教人也
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息而企及其才之高者不敢忽
乎近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往如此

往一本作體

這裏須是

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
箇無窮便道了却他

范曰程頤曰此道體也臣以爲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

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
運乎晝夜未嘗止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以天厚德載
物以地見大水必觀焉以其似道故也

謝曰已往者過萬物莫不然而其理可窺易見者莫如
川流是以聖人於此發以示之

楊曰人自幼壯以至老死逝而不反其猶川流不舍晝
夜也易曰品物流形流言逝而不反也知逝者如斯則
知有不逝者異乎此矣

尹曰臣聞師程某曰此言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
見者莫如川流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
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
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此聖人之性也以好色爲好德
之心則可以入於聖人矣故夫子未之見也

謝曰如好好色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
能之

楊曰言好德之無誠心也故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
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如好好色則有誠意矣

尹曰使好德如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何患乎學之不
至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

橫渠曰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淵進未止且與互鄉之進也

范曰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皆棄聖人欲人之進不欲人之止其進也雖微必與之其止也雖大必棄之召公戒武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君子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積小善必成大功爲小惡必累大德故也

謝曰進則不可量止則已矣學至於大人矣然不求至於化不害其爲止

楊曰未成一簣止吾止者時止則止也雖覆一簣進吾往者時行則行也亦各當其可而已矣

井曰爲學者譬如爲山雖一簣之未至猶未成也孟子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亦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明道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伊川曰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好學也

范曰回聞夫子之言心解而力行之故語之不惰他人或不解孔子之言故語之有時而惰子路終身誦之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張書諸紳非不力行非不受言也然孔子獨稱顏子好學語之而不惰者惟回而已蓋顏子聞言語理一入于心則斯須不去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其聞夫子之言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門人所以不及也

呂曰惰則志不在而之他不惰者專心致志而已禮父

母有疾言不惰蓋方憂親疾所語者切務不暇語他事也

謝曰不惰與不厭之意異聲入而心不違以神受之也游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非不惰而何

楊曰於孔子之言無不說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橫渠曰中正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于大樂正子顏子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又曰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

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謝曰吾見進未見其止張先生謂未得其中而不止

楊曰知至將以止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尹曰語之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是不惰也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所止孔子所以歎之云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范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人性質雖美而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而不能成德

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于實然後可食學必至于穀然後爲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人之學必求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謝曰如禮記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之譬

楊曰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矣舍而不耘或又

掘之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有矣知此其知所養矣

侯曰苗而不秀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不實學而不至於道者也故申之以下文

尹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然

苗必至於實而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惡夫畫也

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范曰凡人進德必在于少之時舜二十以孝聞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五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楊子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後生之學者猶之冬至及夜半以後也既壯而無聞焉猶之夏至及日中以後也

呂曰四十五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

謝曰聞道無先後造道之極斯塗之人可以並堯禹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四十五血氣向衰猶不聞道則終於此而已矣

楊曰有聞而後可進德後生雖可畏至四十五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蓋聖人與人爲善又惡其急而止故抑揚其詞如此

侯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爲者亦若是故曰後生可畏至四十五而無聞如斯而已故曰不足畏

尹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爲貴悅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法語之言也景公知其禍而不圖之此從而不改也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對曰欲行王政則勿毀之此異與之言也王曰善哉言乎然而終不能行此悅而不釋也人君之患在於有過而不改聞善而不行此孔子孟子所以不能如之何也

謝曰以其異言故必說以其法言故必從說而從特入乎耳也至說而釋從而改然後有諸已聞人之言將以裕已也無以有諸闕

楊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與之言若孟子論好色好貨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終或喻焉則尚庶幾乎其能改釋矣其從之也其悅之也而不改釋焉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何哉

侯曰法語之言正也聞正言者必而從君子則必改小

論語精義卷五十一
人則不能異與之言順理而言也聞順言者必悅君子則息繹小人則不能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自棄自暴者也雖聖人無如之何

尹曰法言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事喜說其說不若尋繹其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范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伊川曰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眾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更有甚

范曰力不能勝德勇不能勝義是以三軍之帥眾可奪也匹夫之志雖萬乘之主有不能屈况可得而奪之乎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以明君子之義志士皆養其志孰可得而奪之乎

謝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惟不可奪是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則不可奪

楊曰三軍之強可以力而奪其帥匹夫之志道之以其心之所同然後從之不可以力而奪也

侯曰三軍之勇在人故可奪其帥匹夫之志在己故不可奪如可奪則非志也偽也

尹曰人有志則孰能奪之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忤

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橫渠曰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范曰子路志於道而不恥惡衣惡食故夫子稱之夫恥
不若人則有疾惡之心是害且貪也人能無貪欲之心
則何用爲不善矣然不伎不求是不爲不善而已未足
以爲善也子路之學可與之進夫子恐其自足如此故
勉而進之使之至於上者也聖人之教人若權衡然輕
者抑之重者損之子路自足於此故抑之未足於彼故
加之所以引之而至道也

呂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謝曰恥惡衣惡食學道者之病善心不存蓋生於此由
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其志過人遠甚則

伎害貪求之心夫何所施也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未至于此有改過遷善之心者聞此言也終身誦之猶
爲不忘其初已造乎此猶終身誦之則幾於小成者

又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
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
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著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
楊曰非志於道而不以惡食惡衣爲恥何以與此 又
曰能懲忿則不伎窒欲則不求夫如是何不臧之有然
此修德之事而已而子路終身誦之則盡矣非所以自
進於日新也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激之使進也
侯曰子路勇於進而志於道不恥惡衣惡食故夫子稱之
伎害也求貪也志於道則仁也故無貪求之心以害其

仁無所用而不臧子路樂善故終身誦之孔子又恐其膠固而不通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爲不伎不求未足以盡善道故也

尹曰衣敝緼袍與衣美服者立而不以爲恥者有守者之所能也故孔子善之子路誦不伎不求之言以爲至善故孔子又曰何足以臧所以進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世亂然後知君子小人之在治世與君子無異然則何以別之人君惟先正心則邪正是非交乎前而不可以誠實欺聽其言觀其行察其臨利害遇事變則君子小人之情見矣

謝曰士窮見節義世亂則識忠臣矣

楊曰非險夷之異無以見君子之操

侯曰君子節義久而益堅無他見善明故也

尹曰臨利害然後知所守者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名其德耳其理則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豈可反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乎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德之大也

伊川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范曰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學之序也又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智者明於理故不惑仁者無不愛故不憂勇者果於德故不懼中庸又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呂曰不憂謂無私憂憂以天下不謂之憂
謝曰天下之事若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死生亦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智名之自其無往而不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楊曰明善故不惑存心養性以事天故不憂見義必爲故不懼

尹曰明故無所惑安故無所憂決故無所懼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明道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伊川曰有求爲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息然後可與適道息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

權 又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
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
稱物而知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
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又曰人多
以反經合道爲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
權之義 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或
是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
才合義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故曰可與立
未可與權 又曰唐棣之華乃今郁李取郁李看便可
以見詩興兄弟之意 又曰唐棣之華乃今千葉郁李
本不偏反以喻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
相失者言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爾孔子曰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遠爾權只是稱錘之權也能
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
識權字 又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因權而言逸詩也
或問聖人之道知之甚難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
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聖人之道不可以難
易言故孔子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涵蓄意
思至淡至遠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下一豈
字卽露筋骨聖人之言不然而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此言却好孔孟言有異處須自識得
橫渠曰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
後可與權 又曰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華一
偏則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

論語精義卷五 二十八
喻周公誅彘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
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
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范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
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也能立
矣而權爲難者道之用也唯聖人能盡之自漢以來儒
者論權多以爲反經合道甚矣其不知權也經者道之
常也旣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可合於道乎孟子
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心若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
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
舜唯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
世莫不以爲公周公唯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
而天下不以爲不仁直躬唯不能權父子與信之輕重
也故以證父爲直微生高唯不能權于與人拒人之間
也故以乞醯爲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
盡之所以爲人倫之至 又曰此孔子所不取之詩也
唐棣之華美矣以其反而莫之愛賢人可息矣以其高
遠而不能親是亦不好賢而已矣孔子刪詩其所以不
取者蓋此之類與

呂曰質美故可與共學未知好故未可與適道志未定
故未可與立義未精故未可與權 又曰學之始知道
之在我則可與適道學之中見道之全體則可與立學
之終造道而上達則可與權

謝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可與適

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中之謂也唐棣之華枝葉曲節皆相照喻權變而得中也
楊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而後可與適道信道篤而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而後可與權世之說者以謂權者反經而合道自共學推而上之至于與權具若遠矣故以唐棣之華况之蓋唐棣之華反而後合也不知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特稱物之輕重而取中爾非有反也故夫子曰未之息也夫何遠之有以正其不知權之失亦以示刪詩之意也

或問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卽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旣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

尹曰孟子有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也者權量以歸之至當猶衡有權非世所謂變詐之術也唐棣之華一偏而一反如權則必合于道故曰夫何遠之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五上終

鄉黨第十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五下

伊川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又曰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又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呂曰自孔子於鄉黨至問問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踏如也至私覲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緌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

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接事物之變

謝曰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察于斯於道其庶幾乎

楊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心于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睟而盎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于智者之事也故士以達觀自居而信其說于天下往往自棄于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為害豈淺淺哉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于大方既已蹈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踰于大方也必矣是皆荒唐繆悠之辭也乃若聖人之所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離此以言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於鄉黨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第淡考此篇則於道其庶幾矣

尹曰甚矣孔子弟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記之以貽後世今讀其言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于聖人宜於此求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楊曰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先如此似不能言者卑以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蓋鄉黨

尚齒故其自牧如此

侯曰鄉黨敬長而貴老以誠信為本故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則聖人之誠可知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楊曰宗廟朝廷以敬為本故便便言惟謹爾便便不擇事而安之也言惟謹爾盡敬也

侯曰宗廟朝廷尚嚴而明辨故便便言惟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呂曰此章言孔子言語之變鄉黨尚齒恂恂似不能言所以事長而貴讓宗廟朝廷尚尊便便言謹所以稟命

而從事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謝曰恂恂信也人親信之以其溫恭故也似不能言者不以辭氣加人也蓋推嚴格不以事親之意而出以事

其長上宗廟朝廷尚嚴故便便言惟謹爾侃侃和樂誾

誾中正上大夫在我上者下大夫在我下者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楊曰上交則敬而無諂故誾誾如也誾誾敬也下交則

和而不瀆故侃侃如也侃侃和也

侯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則一也誾

誾侃侃上下交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

橫渠曰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范曰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主於溫恭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也言不可以不明辨故辨而

惟謹爾與下大夫言和樂與上大夫言中正非輕下大

夫而屈于上大夫也鄉黨莫如齒所以教民相親朝廷
莫如爵所以教民尊上君視朝則極其恭敬故踧踖如
也夫恭而過則勞與與者無過與不及皆中節也自孔子於

鄉黨至此

謝曰與與承順之意

楊曰踧踖不敢寧處也與與不忘向君也

尹曰恂恂溫恭之貌便便辨也侃侃和樂也闇闇中正

也踧踖行而恭也與與威儀適中也

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橫渠曰君召使擯趨進翼如左右君也相君送賓去則
白曰賓不顧矣舒君敬也

范曰君召而使之擯必變色者尊君命也色至于勃如
容至于踧踖皆無以加焉敬之至也賓退必復命者事
之宜也

謝曰衣隨形體左右前後襜如誠於所揖也翼如鳥斯
翼之翼禮有擯詔欲其禮無違也至于賓不顧然後禮
成矣故以此復命

楊曰色勃如變色而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
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躩如也遯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趨進翼如其
容修飾也賓不顧而後禮成而君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尹曰勃色變也躩盤辟之貌襜如者揖左右衣之容也
翼謂張翼而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謝曰入公門非必君在焉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謝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謝曰過位與見君之几杖則起同

其言似不足者

謝曰韓非謂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故言彌寡則

彌敬如怯懦不盡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謝曰心肅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謝曰逞非肆也心能使氣之意

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橫渠曰沒階趨翼如張拱而翔也

按陸氏釋文此句無進字

楊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不敢肆也中門君所出

入立不中門避所尊行而履闕非行容也過位色勃如

也足躩如也不以虛位而易之盡誠敬也其言似不足

者不為口給以時發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

不息者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下堂遠所尊則其容舒矣沒階趨翼如翔也蓋濟濟翔

翔朝廷之行容也故其趨如此

自入公門至此

尹曰入公門曲斂其身如無所容也過位過君之虛位

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言不能足也攝齊摳衣

升堂則屏氣似不能息出降下階則顏色通舒沒階盡也復其位復其行列也

自入公門至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伊川曰自君召使擯至私覲愉愉如也此皆孔子爲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過位過君之虛位也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也復其位復班次之序也享禮者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于莊則情不通也私覲怡怡如也私覲則又和悅矣橫渠曰上堂如揖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范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聖人內有其德故外有其容德充于內故輝光見于外非勉強而能也夫子之教人其成德亦在于容止言動之間故語顏淵則曰視聽言動必皆以禮語仲弓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自顏冉而觀之則他人可知矣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楊雄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心敬則無不正正則無所邪所以直其內動則得其宜宜則成規矩所以方其外大學之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則身正身正則無不中禮故顏色容止辭氣升降進退皆可以爲法門弟子識之以爲此書非淺知聖人者不能形容之也

謝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與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語同

楊曰如不勝所謂執輕如不克重其事不敢易也其升則舉手如揖其下則垂手如授此升降之容節宜如是也勃如戰色臨事而懼兢慎之至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如有循而不敢越也既聘而享以禮爲節其儀飭矣欲其及物也既饗而私覲和以爲貴故愉愉也尹曰曲斂其身如不勝舉斂慎之至也上堂如揖其貌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足踏踏如有循謂舉前曳踵而行有如所循也饗禮有容色饗燕賓主之間太莊則情不通也私覲則又和悅矣

君子不以紺緹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謝曰飾所以爲文也紺近齊服緹近喪服何以文爲紅紫非正色嫌于婦人女子之飾

楊曰齊服以紺練飾以緹故常服不以爲飾紅紫靡麗非褻所宜

侯曰紅紫上服之飾者也故不以爲褻服

尹曰紺色近于齊服緹色近於喪服飾且不爲則不爲朝祭之服可知紅紫非正色褻服且不以間色則公會之服必用正色可知也

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

范曰言君子者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也絺綌所以當暑必表者爲其褻也絺綌出于表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爲衣不爲觀美或取其適于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其便于事褻裘長短右袂是也

自君子不以此

謝曰服之本意以不見體爲敬故絺綌必表而出之後

世有絺綌總裳者縣子所以非之

楊曰衿絺絺則見體而近褻故必表而出之孔氏謂加上衣也

侯曰暑服尚疎見體則近褻故必表而出之

尹曰衿單也絺謂細葛絺麤葛也表上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伊川曰緇衣等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也

范曰衣所以襲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

謝曰服色必相稱也

楊曰衣裘之色欲相稱也記曰羔裘約飾緇衣以裼之

狐裘黃衣以裼之禮制也

尹曰衣所以覆裘故其色如之

襲裘長短右袂

尹曰裘長欲其溫體袂短以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范曰程頤曰此必錯簡當是齊之日必有寢衣不服常

日之寢衣所以慎齊也因言其制故曰長一身有半

尹曰寢衣今之被也臣師程頤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

故曰必有

狐貉之厚以居

范曰狐貉之厚亦取其適體者也

楊曰私服不致飾取其便事而已狐善疑貉善睡不可

以從事故燕居服之

尹曰居家居也

去喪無所不佩

范曰行禮吉凶不雜是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又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服之變也非佩也

楊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所不佩言無所不佩則非特玉而已蓋若觴礪之類皆佩焉

尹曰佩玉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居喪無飾故不佩去喪則復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伊川曰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

楊曰裳必有殺唯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尹曰唯帷裳不殺

羔裘玄冠不以弔

范曰弔必變服故吉衣吉冠不以弔也

楊曰吉服不以與凶事故也

侯曰吉服不可與凶事故羔裘玄冠皆不以弔

尹曰弔必變服

吉月必朝服而朝

伊川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

范曰吉月必朝服而朝者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故請討陳恒則沐浴而朝

言言米身名五
九
楊曰孟子不見諸侯未爲臣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致爲臣之義也

侯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時孔子必已去位如未去則不書也

尹曰此孔子致仕居魯時也

齊必有明衣布

伊川曰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也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

范曰明衣布者浴衫也此亦非常浴之衣也

尹曰先儒謂浴衣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伊川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重其事也

范日記曰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在于此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心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饗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饗于鬼神在已之誠不在于俎豆牲牲也君子祭則受福無它焉惟致其誠而已矣

謝曰齊必變食養氣體欲其精一於所爲齊者居必遷坐與申申天天之意同

楊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以交神明故致潔變常以致敬

侯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所以致其敬也

尹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變食以養氣遷坐以致息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楊曰食精膾細非以窮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
當如此

尹曰食欲精膾欲細非窮口腹之欲蓋養氣體當如此
也

食饁而錫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
食

謝曰窮口腹之欲者或食焉

不時不食

謝曰注說謂非朝夕日中時屬厭而已欲心不從故也
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范曰此不必齊也凡食皆如是矣聖人豈有異于人哉
飲食居處言語必中于理而已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色惡臭惡失飪不時皆非所以
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
沛不可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不正
不為可知矣不得其醬不食者為其不備也君子苟不
備雖美不食焉

自食不厭
精至此

謝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
焉醯醢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謂古人欲心則寡而
衛生之道則盡矣

尹曰饁飯傷濕也錫味變也肉臭曰敗魚臭曰餒飪熟

也失飪謂失生熟之節也不時謂非食時也折解牲體
禮有定數辨謂醢醢各有其宜故割不正不得其醬皆
所不食自食體而
餽至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謝曰食以五穀為主七十者非肉不飽氣衰然後用以
補之故以不使勝食氣為常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伊川曰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
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謝曰沽酒市脯不食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

不撤薑食不多食

范曰凡養體主於穀肉勝食氣非其理也飲酒無多少
主於不亂而已沽酒市脯其所從來不可得而知故君
子不食也不多食者適飽而已貪于飲食四凶之徒也

自肉雖
多至此

謝曰不多食節飲食也

楊曰色惡若狗赤股鳥臙色之類臭惡若蠅膺之類詩
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君子之食唯其時物非志於味
以窮口腹之欲也故不時不食失飪謂失水火之齊割
不正若宜聶而軒之類醬若魚膾芥醬之類非其物宜
故皆不食肉天產也食地產也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
以偏勝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五辛惟薑不葷故不撤
薑食凡此皆衛生之道也先王於食有鑒所以治未病
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于疾而後

用鑿則末矣故周官疾鑿施於萬民而已君子不與焉
自食不厭
精至此

尹曰先儒謂飲食事皆因齊而言故其說不撤葢食則
曰齊禁葷物葢辛而不臭故不去若葷辛者則去之也
然則今之養生者凡葷物皆所忌食非獨齊也不多食
飲食貴節也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范曰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肉而分之祭肉者家祭之
肉也出三日或臭敗惡之則不飲是褻鬼神之餘也故
寧不食矣

謝曰宿祭肉與出三日而食則均於常饌矣

楊曰祭於公不宿肉受福於其君德其物不敢易也祭
於家可以宿肉矣出三日則饅而餲故亦不食

尹曰公公家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
謂自祭也三日則肉必敗人或惡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食不語寢不言

明道曰寢食不當言語時

范曰以事語人曰語發端曰言君子存其誠意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謝曰聖人存心不它爲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遊於
彼者異

楊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飲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
傷之也

尹曰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明道曰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范曰鬼神饗誠不在于物故雖疏食菜羹及當食瓜而祭亦必齊如所以致其誠敬也

禮曰瓜祭上環

謝曰報本反始

楊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農菜羹瓜則祭先圃不忘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于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况其大者乎

侯曰食必祭其所先如先農先圃之類齊如誠敬貌

尹曰飲食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

席不正不坐

范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童蒙之時養正則本立以此成聖人之功也頤正吉者所養無非正也是故人君左右前後必皆正人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道几杖有戒盤盂有銘行步有佩玉之節登車有鑾和之聲皆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心也謝曰聖人心安于正故事之小者不正則不處尹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范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

楊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所向不正則尊卑之序隨而不正矣故不坐六十杖于

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蓋杖者未出則不敢先既
出不敢後所以事其長上當如是也自席不正不坐至此

侯曰堯舜之道徐行後長者而已孔子之起居也如是

尹曰鄉黨尚齒

鄉人儻朝服而立于阼階

伊川曰鄉人儻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
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

范曰鬼神依人故朝服立于阼階所以存室神也天子
有天下則與天下共事其親諸侯有一國則與一國共
事其親故都邑必有宗廟先君之主有民故也至于大
夫士奉宗廟祭祀亦以其身為之主而有臣屬宗族故
也鄉人儻則恐其驚神故以身安之非祭故朝服也

謝曰朝服而立不致死于其親也

楊曰不誠則無物無物則無儻可也君子無所不用其
誠豈苟然哉為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為必朝服
而立于阼階亦致其誠敬而已

尹曰儻者驅厲氣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范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
送之以致恭也

謝曰再拜而送若於同國則不必拜也

楊曰聖人無所不自盡雖問人於他邦如見所問者故
再拜而送之

侯曰聖人之道誠而已自鄉人儻至此

尹曰聖人誠意無所不在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曰拜而受之者重其惠也凡賜食必嘗之藥未知其
性則不可以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知而曰知之
則爲欺也故曰丘未達不敢嘗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也

謝曰康子饋藥以受其勤故拜以未達故不敢嘗既不
失已且無傷康子之意

楊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
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

侯曰聖人敬慎如此

尹曰欽人慎已故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范曰君子之行必本于仁問人而不問馬者貴人賤畜
所以教人

謝曰馬非不愛也恐傷人之意多故捐情于此

楊曰朝言不及犬馬雖退朝未離公門故問人不問馬

侯曰馬雖貴畜異于人者也故不問聖人禮敬如此

尹曰貴人賤畜理當然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之意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

范曰正席而嘗之者如對君也腥必熟而薦之者榮君
之賜以事祖考也生必畜之者所以仁君之惠不欲殺

也

謝曰皆敬君惠也君賜之果猶懷其核况畜乎

楊曰席不正不坐故必正席嘗之食則或恐餽餘故不祭唯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皆德君之賜不敢易其物也

侯曰食君之專賜也專饗君之賜故當正席以先嘗之賜腥則及於衆存亾皆饗君賜所以熟而薦之至於賜生必畜之君子所以遠庖厨也

尹曰正席先嘗敬君之惠也熟而薦之于先祖畜之以待供祭祀者皆所以榮君之惠也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伊川在講筵講此曰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

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也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處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于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又曰禮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侯故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恐君之客已也

范曰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也

楊曰禮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膳夫嘗食飲膳羞以食爲先故祭先飯

侯曰君祭先飯臣子之禮不敢與君抗也

尹曰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范曰疾不能興君視之則加朝衣以見禮之宜也

楊曰雖疾不能興亦不以褻服見君君臣之義不可以

疾故廢也

侯曰雖疾不能興拖紳疾者見君之禮也

尹曰東首君面南向也加朝服拖紳如朝服以朝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范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臣以為此止

謂魯君不必有官職也或不仕或既老召之斯往矣若

異邦之君則不然當如孟子道不合則不見也

謝曰觀孔子事君則其事父兄可知矣魯衛之君何足

以當此孔子如此其敬蓋人之大倫豈以人廢視之至

此

楊曰不俟駕行矣不敢稽君命也孟子之景丑氏宿焉

則異於是未為臣故也當是時不得於齊則之晉之魏

無不可者故有不為臣之義若夫天下定于一則率土

莫非臣矣

侯曰不俟駕而行盡臣道也

尹曰不俟駕急趨命也如父召無諾之意

入太廟每事問

尹曰欽慎之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謝曰人之死自中古以來無委之於壑之理使其有所

歸吾何與焉至於無所歸則職在我矣此亦禮稱其情也

楊曰古者族墳墓葬必於其兆域故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而已

侯曰朋友死無所歸而於我殯聖人在下位其自任也如此得行其道焉則文王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范曰朋友有兄弟之恩故死無所歸則於我殯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不拜拜祭肉者敬人之祖考也為其同

於已親自朋友死至此

謝曰朋友之恩視兄弟不以文為敬故饋唯祭肉則拜敬神福也

尹曰朋友以義合者也死無所歸故不得不殯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不拜於祭肉則拜者欽神之惠者也自朋

友死至此

寢不尸居不容

伊川曰寢不尸無不敬也

范曰君子之於寢未嘗肆焉不尸者豈惡其類於死哉亦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居不容非惰也唯不若臨祭祀見賓客而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居之容也

謝曰寢雖舒布其四體然無縱不收敛之慢

楊曰昔之論養生者以為睡則欲踧覺則欲舒引孔子不尸卧為證理或然也居不容蓋申申其體胖也

尹曰寢不尸雖舒其體而不肆居不容非惰也如申申
夫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范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是以重記之而其文不同
聖人之德有常則人見其未嘗有改故也

謝曰齊衰意兼斬與功總言

尹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則聖人之誠可知門人所
以重記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伊川曰子之在車中時如此

范曰此在車之容也式凶服者哀有喪也式負版者重
民數也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所以重民也人君其可以不敬乎

尹曰此在車之容也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欽則俯而憑
之故曰式也式凶服者重有喪也式負版者重民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范曰盛饌爲已設則必敬主人之禮變色而作者至敬
之節也君子于人之食如此况食君之祿荷君之寵而
可以不敬其事乎

謝曰變色而作敬其食我以禮也故食于少施氏而飽
楊曰哀敬動于中故容色變于外版民數也王拜而受
之者故式之盛饌禮之厚故變色而作非以其饌敬其

禮意耳自見齊衰者至此

尹曰敬主人之禮也變色而作者敬之節也

迅雷風烈必變

范曰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凡人當天之威怒則必恐懼故君子因以為戒然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自天子至於士皆當然也

謝曰虞天變也

楊曰畏天威也

尹曰畏天威也易震卦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此意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范曰此升車之容也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君子之于莊敬無不在焉升車則見于執綏也

尹曰綏者挽以上車執之所以為安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范曰此在車之容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豈止為其惑人而已乎動容周旋必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

謝曰正立而下皆升車之容自升車至此

楊曰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也

尹曰三者惑眾者也車中之容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明道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所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事

必詳審也

范曰此二者審知去就也見人君顏色不善則舉而去

之若有所就必回翔審視下集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難進而易退不
待惡言危邦將至而後去也翔而後集者擇有道之國
有德之君然後就之此夫子行止進退之常也
楊曰色斯舉矣故有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翔而後
集不苟止也

尹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伊川曰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
其所子路不達故共立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
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 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

文字如此順恐後人簡編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何字

又近嗅字 薄賣切

橫渠曰魯俗一時貴山雉之雌者仲尼傷薄俗易流所
美非美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終食三嗅示眾好而必
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不言其不足貴者舉
國好之重違眾而不言也口之於味且爾又傷知德之
鮮也故中庸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

范曰山梁遠也雌雉伏藏之物也物得其所而人不得
其所此君子可去之時也子路以為時物而共之非其
本心故不食而起聖人之言微隱而其意未嘗不在是
下子路勇于順承夫子之言而不達其意夫子不食所
以諭子路使之求其心也聖人教人不一端皆以誠心

國子監藏書

為本子路學孔子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言故失之於此然則學者必求聖人之用心則不至於失矣

呂曰孔子之於諸侯未嘗三年淹也者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之義也孔子觀山雉之作有似乎此故曰時哉以况

乎已也言雌雉者又見應而不倡自色斯舉矣至此

謝曰聖賢進退出處山梁雌雉似之故言時哉時哉子

路拱之未必一時事若以為不達其意而拱之恐不如

是之陋也三喚而作亦如上記不食之類特承上文雌

雉之諧疑而記夫子於此不食焉蓋聖人之食未必如

衆人屬厭于所嗜而它闕

楊曰歎雌雉之時而異日子路共之猶不食記此以申

歎雌雉之意

文政

